

红 文艺丛书之一



HONG YE WEN YI CONG SHU ZHI YI

CHUN YU

春 雨

辽宁延安文艺学会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3号

春 雨

CHUN YU

辽宁延安文艺学会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0,000开本: 850×11681/32印张: 5 1/8插页: 3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责任编辑: 道遼

插图: 杜凤宝等

封面设计: 勤学

责任校对: 亮亮

ISBN 7-5313-0776-6/I·711

定价: 3.70元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合影。

发和延安封神，坚持和发展
王律东文艺思想，为繁荣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
业做贡献。

王律东
一九九二年

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奋斗

李锐

《黄河大合唱》

延安儿女何轩

昂祖国英雄集

八方高歌《黄河

大合唱》明日健

海上战场。

刘异雪

目 录

题 辞

郭 峰 李 荒 刘异云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50周年

- 在洒满阳光的道路上…………… 马 加 宝 藏 (1)
-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包泉万 (11)
- 灵感从哪里来? …………… 思 基 (18)
- 更有创造性地深入学习…………… 何 莫 (25)
- 扎根在黑土地里…………… 刘文玉 (29)
- 矮人郭司令(小说)…………… 马秋芬 (31)
- 谁都有难唱的曲(小说)…………… 陈 筠 (43)
- 小小说三题…………… 许 行 (62)
- 周总理 人民不朽您不朽(诗)…… 李良玉 (70)
- 从王古所引起的联想(诗)…………… 方 冰 (74)

东北电业管理局作品特辑

促进生产 面向职工

大力抓好企业文化建设…………… 赵希正 (80)

《讲话》精神指引我们繁荣职工文艺

…………… 柏美英 (85)

塑像(小说)…………… 汪 雨 (93)

满山盛开的野花(小说)…………… 刘志民 (105)

多雨时节(小说)…………… 孙孟雄 (114)

短篇二题(小说)…………… 方礼贵 (126)

孙老鸨正传(小说)…………… 郝郁邻 (133)

两个犟眼子(故事)…………… 张功升 高云清 (138)

闯关之悟(散文)…………… 晓 梅 (145)

永远快乐(散文)…………… 吴永金 (147)

护盆草(散文)…………… 朱莅旻 (149)

诗一束…… 袁凯军 刘宝国 沈 浚 李广泽 (150)

张 真 张凤菊 曹 宇 马庆岱

俞 林 柳元彬 李秉贵 大 卫

邵桂珍

在洒满阳光的道路上

——学习《讲话》的一次对话

马 加 宝 藏

宝藏：（《当代家作评论》编辑）马老，您已经过了80寿辰，从事文学创作也有60年了，省里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曾为您举办过隆重的庆祝会。您是老一辈作家，能够拜访您，听您讲过去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实在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您在《文艺报》上发表了《60年创作回顾》，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次总结。早在30年代，您就在北平（今北京）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40年代，您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您和许多老一辈作家一样，认真地贯彻了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今年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50周年，想请您讲一讲，您是怎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过来的。

马加：我出身学生。1928年秋天，18岁时考入东北大学，学教育专业。但我热爱写作，和几名文艺界的朋友办过文学刊物《北国》。现在算来已经有60多年了。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有一阵子很喜欢于庚虞的现代派诗歌，他那花里胡哨的豆腐块

诗，倒有几分迷惑人的地方，在青年中有一定影响。我是在流亡北平以后才转到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来。

宝藏：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马加：首先，是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九·一八”事变，我流亡到北平，当时21岁，失学失业，举目无亲，有时吃不上饭，只能靠地瓜糊口，我曾因交不上房租，蹲过拘留所，最后把行李都当了，没办法，我和一个油漆小工住到破庙里。在这样的日子里，那些花里胡哨的词藻能够当饭吃？能够当衣穿？能够当房住？现实生活使我开始接触了群众。当时东三省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三千万同胞受奴役遭屠杀，到处抓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数不尽的苛捐杂税，还出劳工，派出荷；老百姓活不下去，铤而走险，青纱帐里起了义勇军，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我要把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来，就非得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要搞些隐喻、象征、梦境，打破时空，淡化情节……把血淋淋的现实搞得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甚至群众都看不懂，就达不到写作的目的。我走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再有，我在东北大学南校参加了秘密读书会。在秘密阅读的革命书籍中，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我教育最大，启发最深。看到了阶级斗争的论述，懂得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道理，更打心坎里向往共产主义。读书会有力地促进了我的世界观的转变。我的眼睛明亮了，参加左联成为我必然的归宿。

宝藏：您在北平时期写的中篇小说《寒夜火种》，给我印象很深。它采用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品以溥仪登基为背景，展示了东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再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愤怒和抗争，特别还表现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它确如《后记》所说，是为沦陷区人民写出的“控诉状”。政治抒情诗《火祭》，可以说是对革命的礼赞，诗中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要把这古老的社会推翻”！正因为诗人受

到马列主义的武装，世界观有了深刻的变化，才会有这样凌厉的锋芒，这样宏阔的襟怀。它不是个人感情的抒写，而是一篇“奴隶造反的宣言”。就是今天读来，也感到“大气磅礴”。

马加：我在北平参加左联前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因为没有很好地和工农兵结合，还是小知识分子的一套，欧化的语言，一派学生腔。根本的变化是在1942年，毛主席亲自邀请我们参加文艺座谈会，会议日期是5月2日到23日，一共召开了三次会，主席有两次讲话，就是今天的历史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席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的方向，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问题十分重要，讲的非常深刻。我创作上的转折就出现在毛主席《讲话》以后。

宝藏：您在北平时期写的小说、散文，很注重写感觉、写心理、写情绪、写氛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阅读，还觉得挺好。以后再看《江山村十日》，风格就完全变了，变得淳朴、明快，特别适合工农兵群众阅读。

马加：这里有一个世界观的变化。生活和思想变了，技巧也变了。这种变化，是从工农兵出发，不再是从小知识分子出发。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作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然后才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个道理，多年来我都记得十分扎实。到江山村搞土改，就是一次最深刻的实践。我一头扎进偏僻的农村，这不是一般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而是亲身参加到斗争中去，和贫苦农民一起斗争。我第一次参加土改住在贫农马永清家里，一间马架子，四处透风，炕席是破的，麻花被露出棉花，我跟他一起喝苞米楂子粥，晚上点着小油灯唠嗑。他父亲老实巴交，给地主扛活，赶爬犁，遇北风烟泡，冻死在雪地上，她母亲后来改嫁，他只好给地主当半拉子，一干八年。当时，革命的

需要，我必须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也研究一切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我觉得，马永清这样的贫雇农苦大仇深，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是土改的依靠对象。以后；我和这样的贫雇农一起，打土匪，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江山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斗争中，他们和共产党一条心，立场最坚定，斗争地主，换工插秧，参军支前，都走在前头。他们和我是革命同志，又是私人朋友。我觉得，他们的心灵是美的，行为是美的，语言也是美的。这是立场、感情、审美观的深刻变化。他们翻身了，希望文学作品也表现他们，他们知道我写小说，向我提出来，我觉得责无旁贷，在一次贫雇农大会上，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写《江山村十日》时，尽力反映贫雇农的愿望，想方设法便于他们接受，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是他们的“代言人”。因为要反映他们的面貌，小说有点“照葫芦画瓢”，后来反反复复改了四次，在语言上下的功夫最大。

宝藏：我喜欢这部小说，它在十天时间里反映了土改运动的历史面貌，表现了时代精神，塑造了新型的农民形象。记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同志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它。冯雪峰、柳青、杨朔、李健吾、沈起予、许杰等，当时都发表了评论，他们谈得很中肯。以后，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评论了它，我在大学读书时学习过。它的语言很优美，至今我还记得描写东北冬季旷野的情景：“眼前刮起了烟泡，昏天暗地一阵风。草棵低了头，地裂了口子，人骨头都是凉的。……棉花桃雪像一群白蝴蝶，迎着马头直耍欢……”写得活灵活现，抓住了北方冬季的特点。——您的语言是怎样改变的？

马加：我本来生在农村，念书以后，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又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受了影响，丢掉了农民群众的语言。当我决心要表现江山村农民群众的时候，觉得自己过去

的语言苍白无力，缺少活气，反映不出他们的精神和面貌。毛主席说：“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作呢？”语言是写作的基本要素。我要表现农民群众，写完要给农民群众看，就必须用农民的话。这样，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每听他们说出一句新鲜语言，我都留心记下来。譬如，分地主浮财时，一个农民心里有顾虑，旁边人说：“张老蔫这个人，树叶落了都怕砸脑袋。”斗地主的时候，贫农金永生有些打怵，顺嘴说：“得罪了山神爷，养活不了小肥猪。”我觉得这些话又朴实，又形象，比知识分子语言好，过后就记下来。日积月累，土改时我的笔记本上就记下了三千多条，它成了我的语言财富，在创作时都派上了用场。以后，养成了习惯，到处搜集，几十年如一日，吸收了群众语言的精华，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就形成了我的语言风格。《江山村十日》是我语言风格转变的分界线。

宝藏：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就“更上一层楼”了。我在初中念书时读到它，觉得就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溜烟奔跑的胶皮轱辘大车，《五月的鲜花》的歌声……充满诗情画意，令人爱不释手。一晃就40多年了。记得在全国第二次、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在两次报告中都提到这部小说，以后又收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并译成英、日、德、蒙等几国文字，国内外共印行了二十来次。可以说饮誉中外了！

马加：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不寻常的生活。那时，我从延安返回东北，跟干部队坐着胶皮轱辘大车，踏上故乡的土地真是感慨万端。算起来，离家已经有14年光景了，经历了“九·一八”事变，流亡到北平，受过多少苦难，现在眼看家乡就要解放了，见到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感到分外亲切。我们谈着故乡的话题，谈着社会主义的远景，大家迷醉在一派美好的情境之中。真没想到，就在我们经过科尔沁旗草原的时候，

遇到了从瞻榆县叛变出来的一支蒙古马队，发生了一场恶战。在战斗中，我和妻子申蔚几次遇到危险，王耀东副团长当场牺牲了。王耀东是我们东北老乡，沈阳人，很朴实，很坦诚，也离家多年了，盼望着回故乡，见到亲人，再在家乡搞建设。现实生活是多么无情啊！就在东北解放前夕，在东北土地上，东北老乡牺牲了。他是为家乡解放而牺牲的，是为祖国的未来而牺牲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写《开不败的花朵》的时候，是用自己生命的全部感受来谱写英雄的乐章。

宝藏：我记得您在小说的《后记》中曾经说，早就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但是中间还是停留了几年时间。

马加：这里边有一个深化思想、提炼主题的过程。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正是这样。小说第一稿是用日记体写的，凭自己的记忆、感觉来写，思想肤浅，有自然主义倾向，自己不满意。但对这一段生活我经常琢磨，王耀东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问自己，我们干部队为什么能够通过蒙古草原？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和平环境里工作？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们经过了多少年的斗争，有多少人抛家舍业去干革命，有多少像王耀东这样的先烈牺牲了。这时，我的思想进入了历史的层次。我感觉有一种政治责任感，必须把历史面貌写出来。不是写生活的流水帐，而是要写出时代精神。于是，我考虑怎样写出王耀东勇于牺牲的崇高思想和壮烈情怀，赋予他一种觉醒的灵魂；再有，我还要加大生活容量，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在写第二遍稿时，推翻了原来的结构，又补入了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的传说，奉天城小河沿达尔罕王府和铁西工业区的介绍，加重了蒙古老汉那中乌吉的分量，把经过草原时的情、景、人、事融合到一起，把历史、现实、理想融合到一起，便成为现在的样子。

宝藏：50年代，丁玲曾以《创作与生活》为题，在文学

讲习所讲课，其中总结了《开不败的花朵》的创作经验，突出地分析了您对生活、写作的动机和思想的深化。这篇文章收入了她的文集。我看后觉得鞭辟入里，切中肯綮。

马加：是这样。丁玲了解我，在延安时我们在一起工作过。给我很多鼓励。当然，申蔚更了解我，她总是我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最严格的批评家。大草原行军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写作小说时，她提过不少好的建议。我又重新构思，使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更加升华了。

宝藏：新近出版的《血映关山》，我已经看过了。马老在81岁高龄、视力只有0.1的情况下，手拿放大镜写出24万字的小小说，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它和《北国风云录》构成姊妹篇，两部小说背景宽广，地域辽阔，人物众多，反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一幅幅北方城乡的风俗画，再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风貌，特别是描写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确实可以称为“神州风云录”。听说《北国风云录》出版以后，国内报刊已经发表60多篇评论文章。

马加：我20多岁就跟共产党干革命，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生活在中国狂风暴雨的时代，遭遇过许多苦难，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结交了不少革命志士，生活经历是够丰富了。但是很多素材，在头脑里沉淀很久，一直没有构成小说。直到1956年，周总理在紫光阁召集部分作家开座谈会，他提出苏联小说《旅顺口》宣扬大国沙文主义，歪曲中国人民形象，他号召有志气的作家要塑造中华民族英雄，表现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我从中得到了创作灵感。当时我40几岁，还容易激动，出于民族义愤和为革命英雄树碑立传的愿望，我觉得应该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写一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作品。中午吃饭时，陈毅副总理坐在我身边，询问我的生活经历，当即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嘛，写重大的历史题材。”我进一步得到勇气，以后才构思出《北国风云

录》、《血映关山》的雏形。

宝藏：马老晚年写出《北国风云录》、《血映关山》，您的长篇写作在这里达到高峰，受到文艺界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可以说“曲终奏雅”了。您以自己的经历写这两部小说，看来书中的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吧？

马加：有的。周云有我自己的影子，代表知识分子一种类型，由共产党的指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沈风有两个模特儿，白乙化和孙快农，都是我的朋友，做过义勇军司令，都牺牲得很悲壮，成为烈士。于国昌以我舅舅为原型，他是一老本实的庄稼人，有倔脾气，是个棒打不回头的硬汉子。他的小儿子心灵手巧，后来地主要抓他，被迫参加了义勇军，他就是书中的于小栓。对这些人因感情深，写起来得心应手。梁北盛是工人，加上于国昌、沈风，作为工农兵的代表。因为不熟悉工人生活，梁北盛没有写出个性来。于小栓最后参加抗日联军，也因为我缺少抗联生活，在《血映关山》中就没让他再出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呵！

宝藏：马老写作总是扣紧生活，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但马老得天独厚，走南闯北，经历了许多事件，自有源头活水，这是一些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回过头来看，马老的作品多数都是取材自己经历过的生活。请您再谈谈自己深入生活的体会。

马加：我体会，深入生活有两种方式。一是采访的方式，别人讲，自己记，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因为浮在生活上面，沉不下去，往往得不到深层的东西，难以把握生活本质；另一种是做实际工作，建立生活根据地，和群众打成一片。我在新民县长山子蹲点，就是后一种。我住在农民家里，天蒙蒙亮，我和农民一起去铲地，一边干活一边谈心，共同把生产搞上去。经过一年的光景，河滩地改成了方田，山上建起苹果林子，东坡搭起葡萄架，西坡栽上白杨树，村东开了稻田，盖了

校舍，成立了文化室，引进了农作物和家畜的优良品种，村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活过得红红火火。我们劳动在一起，心连在一起。下一场好雨，我和农民一起高兴；刮一阵大风，我和农民一起担心苹果花能不能吹落；新品种农作物长得高一头深一色，我和农民一起眉开眼笑；新品种克敏猪、庄河鸡有点毛病，我和农民一起寝食不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了共同感情。这样，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有心里话跟我讲，社会上有什么动向，农民怎么想的，我都知道，谁家有为难事也来找我，处到这一步，很不容易。

宝藏：有一次长山子支书王恩成讲，有个困难户脚得疔疮，下不了地，你拿钱为他治病；有个人家猪崽掉厕所里淹死了，女人直哭，您给拿钱买小猪；您还把自己准备盖房子的木料都献给村里盖校舍了。

马加：和农民交朋友就得用心换心。那些年运动多，我从来都爱护农民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来了，农民们也非常关心我。那时，作协贴出很多大字报，不少是针对我的，我感到悲观、恐怖、绝望。一次，作协到长山子帮助秋收，不让我去，申蔚去了，有的造反派想借机会搜集我的黑材料。没想到，群众是那么信任我，关心我，保护我。他们没有提供一份黑材料，没有给我贴一张大字报。支部书记王恩成还在背后跟申蔚说：“叫马书记（按：马加在新民蹲点，兼任县委副书记）放心，长山子群众都心明眼亮，不能让他们捞去一根稻草。”群众的支持，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我觉得什么时候，都要为他们服务。

李白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不想当“万户侯”，也不愿结识“韩荆州”，只愿多结交些工农朋友。

宝藏：马老一直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参加革命是为人民，文学创作也是为人民，您是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宗旨。